

阿
成

年关六赋



作家出版社

序

汪曾祺

“家贫难办蔬食，忙中不及作草”。我很想杜门谢客，排除杂事，花十天半个月时间，好好地读读阿成的小说，写一篇读后记。但是办不到。岁尾年关，索稿人不断。刚把材料摊开，就有人敲门。好不容易想到一点什么，只好打断。杨德华同志已经把阿成的小说编好，等着我这篇序。看来我到明年第一季度也不会消停。只好想到一点说一点。

我是很愿意给阿成写一篇序的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苦事。这是一种享受。并且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。

我这几年很少看小说。

阿成的小说我没有看过。我听说有个阿成。连他的名噪一时的获奖作品《年关六赋》我也没有看过。我偶然看到的他的第一篇作品是《活树》（和另外两个短篇）。我大吃一惊。这篇小说的生活太真

实了！接着我就很担心，为阿成担心，也为出版社担心。现在，这样的小说能出版么？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人，对于真实是痛恨的。

我把阿成的小说选稿通读了一遍（有些篇重读过），慨然叹曰：他有扎扎实实的生活！我很羡慕。

我曾经在哈尔滨呆过几天。我只知道哈尔滨有条松花江，有一些俄式住宅、东正教的教堂，有个秋林公司，哈尔滨人非常能喝啤酒，爱吃冰棍……。

看了阿成的小说，我才知道圈儿里，漂漂女，灰菜屯……我才知道哈尔滨一带是怎么回事。阿成所写的哈尔滨是那样的真实，真实到近乎离奇，好像这是奇风异俗。然而这才是真实的哈尔滨。可以这样说：自有阿成，而后世人始识哈尔滨——至少对我说起来是这样。

一个小说家第一应该有生活，第二是敢写生活，第三是会写生活。

阿成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人物：作家阿成。这个阿成就是阿成自己。这在别人的小说里是没有见过的。为什么要自称“作家阿成”？这说明阿成是十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作家，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的：要告诉人真实的生活，不说谎。这是一种严肃的，痛苦入骨的责任感。阿成说作家阿成作得很苦，我相信。

《年关六赋》赢得声誉是应该的。这篇小说写得

很完整、很匀称，起止自在，顾盼生姿，几乎无懈可击。这标志着作者的写作技巧已经很成熟，不止是崭露头角而已了。现在的青年作家不但起步高，而且成熟得很快。这是五十年代的作家所不能及的。

但是这一集里我最喜欢的两篇是《良娼》和《空坟》。这两篇小说写得很美，是两首抒情诗，读了使人觉得十分温暖（冰天雪地里的温暖）。这是两个多美的女性呀。这是中国的，北国的名姝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无价的珠玉。这两个妇女的生活遭遇很不相同，但其心地的光明澄澈则一。

这两篇小说都是散发着浪漫主义的芳香的。关于浪漫主义有一种分切法，叫作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，这种分切法很怪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叫做“革命的浪漫主义”。那么，是不是还有“不革命的浪漫主义”？“不革命的浪漫主义”是有的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在有些人看来就是“不革命”的。其实我看浪漫主义只有“为政治的”和“为人的”两种。或者，说谎的浪漫主义和不说谎的浪漫主义。有没有说谎的浪漫主义？我的《羊舍一夕》，《寂寞与温暖》就多多少少说了一点谎。一个人说了谎还是没有说谎，以及为什么要说谎，自己还能不知道么？阿成的小说是有浪漫主义的，因为他对这两个妇女（以及其他一些人物）怀着很深的爱，他看到她们身上全部的诗意，全部的美，但是阿成没有说谎。这些

诗意，这些美，是她们本有的，不是阿成外加到她们身上的。这是人物的素质，不是作者的愿望。

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，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，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，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，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。阿成追求自己的语言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。

阿成的句子出奇的短。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作家里最爱用短句子的，句子短，影响到分段也比较短。这样，就会形成文体的干净，无拖泥带水之病，且能跳荡活泼，富律动，有生气。

谁都看得出来，阿成的语言杂糅了普通话、哈尔滨方言、古语。他在作品中大量地穿插了旧诗词、古文和民歌。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捉摸清楚：阿成写的是东北平原，这里有些人唱的却是西北民歌，晋北的、陕北的。阿成大概很喜欢《走西口》这样的西北民歌，读过很多西北民歌。让西北民歌在东北平原上唱，似乎没有不合适。民歌是地域性很强的，但是又有超地域性。这很值得捉摸。

阿成有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他用了一些不常见的奇特的字句。这在年轻人是不可避免的，无可厚非。但有一种意见值得参考。宋人范晞文《对床夜话》云：

诗用生字，自是一病。苟欲用之，要使一句之意，尽于此字上见功，方为稳贴。

他举出一些唐人诗句中的用字，说：

……皆生字也，自下得不觉。

诗文可用奇字生字，但要使人不觉得这是奇字生字，好像这是常见的熟字一样。

阿成的叙述态度可以说是冷峻。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不动声色。但有时会喷发出遏止不住的热情。如：

宋孝慈上了船，隔着雨，俩人都摆着手。

母亲想喊：我怀孕了——

汽笛一鸣，雨也颤，江也颤，泪就下来了。

冷和热错综交替，在阿成的很多小说中都能见到。这使他的小说和一些西方现代作家（如海明威）的彻底冷静有所不同。这形成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。这使他的小说具有北方文学的雄劲之气。我觉得这和阿成的热爱民歌是有关系的。

阿成很有幽默感。

《年关六赋》老三的父亲年轻时曾和一个日本少女相爱。

解放后若干年，这事被红色造反派们知道了。说老三的父亲是民族的败类，是狗操的日

本翻译，一定是日本潜伏特务。来调查老三的母亲时，母亲说：“怎么，干了日本娘们不行？我看干日本娘们是革命的，大方向是正确的。”

看到这里，没有人不哈哈大笑的。

老三是诗人，爱谈性，以为“无性与中性，阴性与阳性，阳性与阴性，阴阳二者构成宇宙，宇宇宙宙，阴阴阳阳，公公母母，雄雄雌雌，如此而已”。

老三的阴性，在机关工作，是党员，极讨厌老三把业余作家引到家里大谈其性。骂他没出息，不要脸，是流氓教唆犯：“准有一天被公安局抓了去，送到玉泉采石场，活活累死你！看你还性不性！操你个妈的！”

这句“操你个妈的”实在太绝了！

我最近读了几位青年作家（阿成我估计大概四十上下，也还算青年作家），包括我带的三个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的作品。他们的作品的写法有的我是熟悉的，有的比较新，我还不大习惯。这提醒我：我已经老了。我渴望再年轻一次。

有一种说法：“十年文学”或“新时期文学”已经结束了，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了另外一个时期。这个时期好像还没有定名。读了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我觉得“新时期文学”并没有结束。虽然由于大家都

知道的原因，文学创作有些沉寂，但是并未中断。我相信文学是要发展的，并且这种发展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“新时期文学”的延续，不会横插进一个尚未定名的什么时期。

我对青年作家的评价也许常常会溢美。前年我为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小说写了一篇读后感，有一位老作家就说：“有这么好么？”老了，就是老了。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，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？“君有奇才我不贫”，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，首先应该是折服。有人不是这样。

在读着阿成和另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的过程中，一天清早，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花。

一个荒唐的梦。

1990年12月24日

目 录

序…………汪曾祺 1

年关六赋 1

空 坟 25

王 能 40

良 娼 47

横 事 61

人间俗话 75

血 日 89

一夕闲话 106

老国兵 124

品外官话 140

梁家平话 154

老 柳 174

沉 塘 185

木 屐	191
马兹阔夫生平	198
正正经经说几句	214
天堂雅话	238
夜 话	244
乌苏镇	250
精 神	254
活 树	267

年关六赋

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每逢旧历的春节，老三的父母一定要领着他们生育的四位雌雄，到爷爷的家去过年；爷爷死后，老三这兄妹四人也一定得到父母的家守岁。

这是王氏家族的规矩。

——题记

赋 一

老三爷爷的家，临着一条江。

这条江叫松花江，先前叫速水，比较有名气，也很古老，颇为寂寞地流了几千年。两堤的歪柳，婆婆娑娑，可以望到将尽不尽之处。

速水时代，江水大阔，浩兮荡兮，霸去了现今道里、道外和松蒲三个区镇所踞的几万公顷土地。

就是现在，三个区镇仍在南岗区的鸟瞰之下：鸟从南岗区的平地翔出，到这三个区镇就无端高出几百公尺。故此，南岗区，一直被哈尔滨人仰慕为“天堂”。

“天堂”地势伟岸，文明四达，人之心态也日趋居高临下：自矜自诩，自恋自爱，以为领着哈尔滨几十年的风骚。

位次“天堂”的道里区，异人扭集，洋业鼎盛，歌兮舞兮，朝夕行乐，几乎无祖无宗。誉为“人间”。人间者，比上而不足，比下则有余。善哉！

道外区，行三。净是国人，穷街陋巷，勃郁烦冤。为生活计，出力气，出肉体，也干买卖，也来下作。苦苦涩涩，悲悲乐乐，刀进，秽骂，亦歌亦泣，生七、八子者不鲜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朝没酒现掂对。”得“地狱”之称不枉。

天公巧成，老三和他的两位哥哥，竟分别住在这三个区。大妹及父母则住在江对岸的松蒲镇。

松蒲镇，现今也归了道外区。但洒脱得多，大有世外桃源的味道。草势汹涌，水汉纵横，落云降鸟，十分清平。早先是一渔村，次成疗养区，今为游览区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的恋爱区：“芳洲拾翠暮忘归，秀野踏青来不定。”入了夜，草窠里有不少叫鸟儿糊涂的东西。此地先前是一叶小洲，站在江对岸某株歪柳下一眺，人间夕照红红艳艳，恰好从岛腰处柔柔地浴下去。灿烂辉煌，佛光四射，得一名：

“太阳岛”。

太阳岛亦有另一说法，道是倭寇给取的，象征大日本如是红太阳一般，占了此地直至永久。老三的爷爷听了，便要跳骂：“放屁！操他娘，太阳岛，是我取的！”

老三的爷爷，是古齐国的山东人。山东地俗强悍，古风就不甘寂寞，反过朝廷，多侠义，也做恶，多孝忠，也招安，很有冒险精神。

苍天可鉴，老三的爷爷，的的确确是这里的第一家住户，壮年时，逢山东大灾，不忍吞石餐土，驿水驿马，到东北来挖宝。

东北自古殷富，且多山林，素有三宗之宝：人参、貂皮、鹿茸角。此三者，为九州之上品。餐冰卧雪，跑山居洞，弄些回老家，置田、置房、娶好样女人，续宗氏香火，绰绰乎有余。

那时，为此目的来东北的山东人很多，然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也很多。老三的爷爷当属后者。

两手空空，从大、小兴安岭摔出来，野鬼般，劳顿疲苦，都想笑笑，都想歇歇，就纠集三两同党，驶一条不小的篷船，再找老客易些柴米盐茶以及烟酒一类，在松花江上顺流而下，“三花银鳞细，生拌野味香。”过神仙的日子。

这样的船，在当时叫“漂漂船”。

“漂漂船”的船主们，都要凑钱雇一女人。这女人必定是同乡，或是同府，称“漂漂女”。漂漂女到

东北来，常常是婚姻不尽人意，或者被“第三者插足”，抑或偷了中意，便学孙二娘母大虫，弃乡出走——去他娘的山东罢！

汉子们选的漂漂女，一身体好，抗折腾；二模样要顺，耐琢磨。一口的家乡话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长一句短一句，硬一句软一句，感到“不似山东，胜似山东”，算是回家了。

漂漂女很贤惠。除了给“神仙”们温酒，煮茶、擀面剂儿、烙饼、包饺子、洗衣以及缝破补绽之外，夜里还要伴着潺潺的逝水，按其辈份，逐个陪他们睡觉，享受人伦之乐。

松花江，唐曰“粟末”，两岸有的是野生的粮食，主食不愁；辽曰松花江为“鸭子河”，吃肉也不成问题，还有硕大的鸭蛋佐酒（愿意吃黄的，扔青，愿意吃青的，扔黄。很随便）。且松花江有的是鱼虾王八。饿是绝对饿不着。雄雄勃勃，体格就很好。常常沐着白日，赤身裸体站在篷船上，于行云流水之中，放声野歌。

始暮春至晚秋，恰一轮血色的晚照，浮在哈尔滨（蒙语：平地也）江汉的一个芳洲之上，就逼了岸。这些日月，漂漂女一般都要怀上一崽，叫“漂漂崽”。哈尔滨的后代，大约就是“漂漂崽”的后代。

“是亲——三分向”。下了船，几条汉子一定要替漂漂女盖间房，以备生产之用，并障了院子。不愿留下的，叫“嫂子”，叫“妹子”，叫“大姐”，叫“可

怜儿”，磕个头，说“难为啦”，哭几声离别的不舍，然后，再各自去闯山、挖宝、喂野牲口！

那次，单是老三的爷爷留下没走。他总觉得漂漂女肚子里的玩意儿是自己的骨肉。留下来同这位漂漂女安锅灶、盘火炕、铲柴草、晒鱼干、过生活。

几个月后，老三爷爷乐不可支。在柴门的左侧挑出一块血布和一支柳条撼成的弓箭。

山东古俗：倘若在自家的柴门上挑出一尺把长的血布，再斜挂上弓箭，大富大贵，表示该户产了儿子。

老三的父亲就是“漂漂崽”，是山东人的后代，也是哈尔滨人的第一代子孙。

老三的父亲，是爷爷给接的生。他用酒洗了手，从漂漂女的胯下掏出肉滚滚、满头乌发的父亲，渔刀一闪，断了脐带，再用温了的松花江水痛快快浴了父亲，用粗糙的大手托着，赏着，止不住一阵傻笑。这位漂漂女，就是老三的奶奶。她为王氏家族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，陪着爷爷也傻笑了一阵，突然白了脸，抻直了身子，砰一声倒下去，与世长辞了。当日，老三的爷爷又在柴门上的右侧挑出一挂“黄纸”。那挂黄纸，随着疾疾的江风，疯疯地响了好几日，直至一条不见，才软软地歇了。

漂漂女死后，老三的爷爷参照死人，用木炭给

漂漂女画了一个像。画得很幼稚，儿童画的一样。是裸体。乳房和臀部画得很大，脚也画得很大，很粗实。稳稳地站在那儿，腰间荡出一块云，云上是太阳，小小的；云下是月牙儿，也小小的。

北方规矩，祖父祖母乃至父亲母亲过世，其子孙后代都要请人给他们画像，以示缅怀，规矩是好规矩。可惜，不是裸体。

每逢农历的春节，老三的父母领着他们的孩崽到爷爷家过年。一进门，依着顺序，都要先给画像上的奶奶磕头，是三叩头，说：

“妈，过年好！”

“奶奶，过年好！”

奶奶的画像之下，供着奶奶用过的家什：针、线、顶针和一只未纳完的麻鞋底儿。放在一个元宝形的、用柳条编制的小簸箩里，上面盖着那条尺把长的血布。

爷爷死后，这些都随了葬。就葬在太阳岛上。

赋 二

老三爷爷的也就是后来老三父亲的家，院子很阔。凭栏望去，一任江天浩浩荡荡，爽着肺腑。其住房几经修缮已楚楚动人。庭院里植着一簇丁香、一簇樱桃、一簇迎春，另有两株高杨，任鸟啁啾，任风肆意。栅栏上爬着翠翠柔柔的喇叭、蒺藜，精精巧巧，缀着各色彩朵，十分享眼。院里犁开几

垒，植豆角、茄子、黄瓜、土豆。栅栏上勾悬着几条铁丝，晒着鱼干，有白鱼，有三花，亦有江鲤、草根一类，哗哗啦啦，干干透透，濡着精盐。雪日里，放油锅一烹，脆香！

父亲住着很好，很遂心，很滋润，过得也极有板眼。

每值茶余饭后，一轮将浴，兄弟几个一律恭恭敬敬，坐在庭院的小凳上，听父亲讲《论语》。

老三的父亲是读书人。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早早地把他送到江对岸的私塾，读孔子。那时，江对岸已有铁路过，就是俄国人建的那条中东铁路。大哉！孔子，也一同被载了来。山东人古来就讲究智力开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再说，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嘛。

老三的爷爷为了供儿子读书，捕了一辈子的鱼，卖了上百吨的鱼虾，真累！

每逢星期六，学堂放课，老三的爷爷就早早地摇了船到江南，歇船在柳荫之下，吸着旱烟，等父亲。

父子俩见了面：

儿子给爹鞠一躬，说：爹——

爷爷嘿嘿地傻笑，说：儿子——

染江的夕照下，逝水、桨声；桨声、逝水，爷爷唱：